焦氏四書講錄

焦氏四書講録孟上卷之十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文公將之楚聞孟子在宋先過宋見之不以交鄰爲急乃以尊賢爲先是亦天資之美性靈之發可與有言而可與爲善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孟子與文公言者想多然皆不及他事唯道人性之善且道性善將又必稱堯舜以實之道性善重看稱堯舜只是證他的話堯舜與人同是一樣性人人皆可爲堯舜可見性之善矣○人性只是箇天理聖賢與人講學千言萬語只是要明此天理滅却人欲而已天理明時便不消講學蓋天理在人性中譬之寶珠在水裏而水清的寶珠合下就見水濁的一

時雖不見澄得清了依舊也自明白性善堯舜之講孟子亦只是要人澄濁求清得此至寶明此天理而已矣○問孔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不得聞而孟子何以語未學問之文公也曰性命之所以然者聖賢固不易言之而其大體之已然者則人人不可以不知也知此然後知天理人欲之分而為善以去惡董子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而重禮節安處善而樂循理者此之謂矣○文公為世子時孟子便以性善堯舜教他正晦庵子云聖躬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治之策不可以不蚤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䟽舉而本源之地不可以不加之意也有天下者知此奚容已於教太子哉

世子自楚反一節

此道字泥說道一而已者孟子因文公疑已之言高遠難行要別求卑近易行之說故云道若有高遠難行者又別有卑近易行者便是有二道便可有二說然道只一而已矣固無高遠難行者亦無卑近易行者既無二道矣而可有二說乎

成覸謂齊景公曰一節

此引成覸顏子公明儀之說以明道一之旨吾何畏彼者以其道之下有為亦若是者以其道之下周公師文王者亦以其道之下使道有不一聖人又別是一道則吾安得不畏彼安得不若是也而周公亦是歟吾人者矣○彼丈夫我丈夫舜何人予何人文王與我都以性善之同說然聖人雖是與

人同一樣的性同一樣的道吾人却亦不可恃此只恁地與他比較須要有工夫在内若只管空空比較不去做工夫亦何益也試看周公與顔子是何等工夫耶

今滕絶長補短一節

聖人之可為如此但恐文公安於卑近不能苦下工夫則亦不可為也今滕二句只說滕有可為善國之基引書二句是勉文公之為善若不勉強為善則如藥不瞑眩者厥疾不瘳而聖人亦不可為矣焉可為善國乎問為善於已何以便可為善國曰為善去惡者盡性之事盡已之性便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即天下亦可王矣况于為善國乎○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是傅說之藥良藥苦口利於病高宗服之已有成效

而壽考且寧中興五十九年矣孟子又以此導進文公而知
其有善國之效者蓋以為善是存天理天理者我之天也果
能吾心吾口講明此天奉若夫此天天純亦不已夫此天我之
天於此盡天之天亦於此佑高宗不足為而可為堯為舜矣良藥之效大哉

滕定公薨一節

孟子與世子言於宋是言人性之善聖人之可師今也不幸
至於大故既不敢狗世俗而行又不考古禮而行想孟子必
有酌古準今而盡人之惟合聖人之道者故使然友問之而後行事也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一節

然友之鄒問孟子是問古者諸侯之喪禮親喪固所自盡孟
子不是勉世子是說人子自然之心蓋父母之喪悲哀痛疾

因人子之心所自盡者宜乎世子於此不能自已而欲以禮行之也曾子嘗云父母之生固事之以禮至於死必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方可謂之孝是欲孝其親者非禮不可也然世子諸侯也諸侯之禮吾未之學而亦嘗聞之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而服齊衰之服食飦粥之食是禮也自天子達於庶人貴賤通行之而無所隆殺自夏商以至于周三代共行之而無所損益吾之所聞者大畧如此此則世子之所宜行者矣○三年之喪這數句學禮者正好在此處理會盡禮時爲太程子云行禮者不可全泥古時之風氣不同則所處亦不得不與古異雖聖人有作亦須因時而損益之晦庵子云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

別有箇措置古禮零碎繁冗今豈可行只要理會禮之大本大原便是善學禮者曾子臨死丁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三者之道正是大本大原如今人理會的許多瑣細制度正是籩豆之事而君子不之貴矣孟子得傳於曾子故此處便引曾子以禮之說再不說到瑣細上去只說三年之喪齊衰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數句便是禮之大本大原得了大本大原則其餘制度就此而酌乎世變人情以文之雖先王未之有者亦可義起矣此孟子之學所以雖若疏闊而實為精切不泥乎古而實不謬於古不惑於後者也學禮者須要以此為準不然而徒瑣細之理會是之謂有司矣夫人求禮樂而天地之為昭者如此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一節

禮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然友反命世子欲服三年之喪則父兄百官亦該服三年之喪了故不欲○喪祭從先祖是初立法之祖不是後來壞法之祖也父兄百官却將壞法之先祖認作立法之先祖是以有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莫之行之說抑不知魯先君與吾先君者果周公伯禽之祖耶○吾有所受之是父兄百官解志之意喪祭從先祖者以吾先祖喪祭之禮有所傳受之也故子孫宜從之而不可反

謂然友曰吾他日一節

世子此時却是一團不決之意頗有危機了孟子欲其自決斷故云不可他求又云是在世子○好馳馬試劍只見得來

嘗學問來日學問的人便深知古禮而足以取信于人惟其未嘗學問所以今日欲行三年之喪禮而父兄百官皆不信也自反自責而不敢以責父兄百官之世子亦可謂賢矣○君薨至必偃是以已意集孔子之語百官聽於冢宰嗣君便得以無命戒即位是即喪位先之者君之哭為之先也上有好而下必甚甚字不必泥只是同其所好耳是在世子者世子以位則君也君先好則下有甚焉以德則風也風一行則草必偃矣而豈在于父兄百官哉

然友反命一節

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是知禮節盡禮也百官族人謂之曰知禮則近義無不服矣顏色之戚哭泣之哀是禮節盡禮也四

方來觀之弔者悅其從古禮則遠者亦無不足矣○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此處最可見人性之善文公遵孟子之教而行喪禮是公之性善於此見矣遠近感文公之行禮而莫不悅服是人人之性善於此見矣信夫人性之無不善而堯舜之皆可為也彼自暴自暴而自賊者亦獨何哉○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即位便問為國蓋得聞性善之論而有志為善國者性善是為國之本井田學校是為國之具矣德王道在是矣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一節

天之立君主於為民君之為國亦主於為民故孟子告文公之為國首以民事為說民事不可緩是一章大旨引詩是證

民事之不可緩民之為道一條是說民事所以不可緩之故蓋民之陷罪由無恒心由無恒產此民事所以不可緩而恒產不可以不制也遂承之曰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自夏后氏五十而貢至雖周亦助也四條都是說制民恒產之事設為庠序一條又是說恒產之既制而恒心之不可復也總見重在民事上故自畢戰問井地至于末章只說井田之事而學校便該在其中矣○民事不可緩者君須以民事為急也詩云四句民自以其事為急也惟民之所急在此故君當以之為急田要有定分賦要有定法急急而務此事是之為不緩○此四句詩乃周公所以告成王者南軒子云周家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君子則重稼穡而

室家則勤織紝相與咨嗟嘆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蓋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于驕肆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難而其后妃又不忘織紝之苦則必嚴恭朝夕而不敢忘矣則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矣驕肆何自而生乎此治之所以興也孟子告文公以此詩儼然周公哉

民之為道也一節

賢君即仁人之在位者恭儉以德說禮下取民有制是其事也

○書曰盛德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恭儉盛德也禮下是不狎侮君子以此得其盡心取民有制是不狎侮小人以此得盡其力○此處只宜說取民有制卻兼禮下者設官亦是為民故帶說之且禮下有定祿

而不至於多取亦同歸於養民耳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恐為仁之害富重為仁句〻於他恐富之害仁重為富句為國者若罔民而不恭儉則是為富不仁矣○虎何人斯而亦不廢其言者聖賢心裏原未有個愛惡因人之可愛便愛之因人之可惡便惡之〻愛而又知其惡惡而又知其美此心絕無係累也若恒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而亦惡此等皆是私情為害恐不小矣

夏后五十而貢一節

夏后氏殷人周人心正是仁心正是不緩民事者故其制民之産與其取民之制皆為天下之中正○貢助徹其實皆什一

者實對名看其名雖有五畝七畝十畝之殊其實皆是什分而取一蓋十箇五畝為五十畝於十箇五畝中只取一箇五畝之入便是十分而取一十箇七畝為七十畝於十箇七畝中只取一箇七畝之入便是十分而取一十箇十畝為百畝於十箇十畝中只取一箇十畝之入亦是十分而取一○徹也藉也二句又解徹助之義者無他只見得殷周之法不過是從什一中必異此名色其實則皆是什一耳○問三代授田多寡不同如何曰陳氏徐氏之說好一云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必至殷而寖廣周而大備一云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而加焉○問此處井田之法以周礼考之有不盡合者何也曰周礼難盡一

孟子還的確且他於先王之制每每舉其大而不較其細師其意而不泥其文簡易疏通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也彼迂生曲士牽制文義者何足以知此哉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一節

此引龍子之言見得三代之制雖皆是中正者然貢還不如助之善徹則即是助也○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是校量數歲之所入而酌其適中之數就立作常法如一畝田有一歲多收幾石者于是不多不少每歲限貢幾石歲或多收亦不增歲或少收亦不減多收不增無害少收不減便有害了然當禹之時歷年省耕省斂視其豐凶則賑其不足餬其租稅不至有如此之害也戰国時此法無矣故云莫不善於

貢○我

高皇帝嘗命左右導太子徧歷農家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身不離畎畒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国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於饑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横歛則民不勝其苦矣噫念及于此何啻慈母之於嬰兒也

列聖相承永無横歛民之銜恩而樂貢者於萬斯年矣盛哉○天下事有可為常者有不可為常者校數歲以為常人皆知貢之不善今時有一法絶似貢人却未知其不善也彼賢才

之生常數如何限得今時貢舉之法限定名數其亦有常若于名其省常于名是亦數歲以為常也多才之地多取之不為濫者乃拘于常數而一名不敢增是亦樂歲之寡取也天下以此不能無遺賢才少之地少取之不為刻者乃拘于常數而一名不敢闕是亦凶歲之取盈也朝廷以此不能得真賢常法之害一至於此人未有知其不善者也然常為之數不可不為之數亦不可必也大約為之數多者無過一二百名少者無過七八十名而又以至明至公者定數中之取舍則賢才何至於遺棄而不才亦何得以倖舉哉

夫世祿勝固行之矣

貢不如助之善是助法乃不可不行者況世祿勝已行之行

世祿而不行助法使無公田了既無公田則世祿只混取之
民而無適中之制此行世祿者所以不可不行助法也不重
世祿之已行只見助法未行之意故遂引詩而以助法為文
公也助法若行則公田以祿君子私田以養小民是為兩全而無害矣

詩云雨我公田一節

雨我公田是周人之詩也法之不善果有久而不變者自殷
至周時已許久而助法尚未之變則其法之善可知矣且以
文武為君周公為相凡可以立法者何不為也而助却仍殷
之舊則其法之善又可知矣夫雖周亦助而況于滕乎滕而
行助法也於時王則為侯度之謹於祖宗則為善繼之孝而
況世祿之不混則利澤之及民者尤無窮矣文公亦何憚而不為此

設為庠序學校一節

此以上說助法若行民有恒產而得所養便可與教化而復其恒心故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設為是要文公為之庠序校兼舉者隨他擇一箇立名一說周制是兼用三代之學亦有養老教民習射三代之學俱有但立名之義各以一事為重要之此三事亦都不重總只重在皆所以明人倫也若把此三事重看則明倫又說不去了庠序校以明人倫于鄉學以明人倫于國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則恒心於是乎不失而罪罔于是乎不陷矣○今天下何處不是學校學校何處不是明倫堂

高皇帝有曰以孝為本以操持為學學者與其所至善操者操其所不齊持者持其所貞誠至善即是人倫操之時之即所

以明倫也讀書作文特其中一事耳柰何士人者反以讀書作文為本領而明倫之事絶口不談徼幸科第者尤守而已矣約完官責者傳舊而已矣操持以為家明倫以為治致天下於三代之隆而不負朝廷之教養者幾人也嗟嗟朝廷不負學校學校負朝廷學校不負人才人才負學校難矣哉

有王者起二節

養民以助法教民以人倫民事一一不可緩便盡了為国之道後有王者必法其所以養法其所以教是為王者師矣子力行之行之而力便有振起舊邦的力量人事之盡者既如文王天命之新者亦必如文王而可新子之国矣

看來此二條是一說為師於後世是一說新命於當時總是

行仁政之效也梅庵子以上條作未必能興王業但可為王者師然下條云新子之國則又是能興王業矣豈有一時之間自為矛盾之說者乎

使畢戰問井地一節

仁政即是助法經界不正至可坐而定是發明仁政必自經界始之意正其經界者公便是公私便是私田有定分而豪強不得以兼併賦有定法而貪暴不得以多取是為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滕壤地褊小一節

滕國雖褊小亦有為君子者有為野人者無君子無野人二句不重相須意只見君子小人皆是不可無的君子不可無是以要制祿野人不可無是以要分田○當時上之自養者

多太過而所以養下者多不及故以分田制祿告他雖是而
平之辭意則重在分田上所謂世祿勝國行之而勢決不行則不下民然無制足然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請字貫下三條前只要文公行助法不曾及貢法此處卻兼
貢助請行者蓋孟子之意是以助法為主若不能行助處然後
行貢且國中之地必野外之地多是貢法之行亦必助法之
行則多也○野外平原曠野可畫井田故以中為公以外為
私而行助法國中包有山林在內難畫井田故不分公私只
截長補短約田百畝便授一夫使之自賦而行貢法○九一
以區數說九區之中把一區養君子而野人收其八區什一
以分數說十分之中把一分賦君子而野人得其九分一區

養君子○是君卿大夫士之祿〔一分賦君子則不是祿食而又為國家各項之費用矣○此分田制祿之常法周之徹正是如此助行於野外貢行於國中周監於二代故兼用二代之法也而土俗人情無不宜君子野人皆得所矣善哉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此常法之外又有一法厚君子野人雖在常法之外然分田即有此田制祿即有此祿亦分田制祿一時事也○圭田餘田乃公田私田空下未有所屬着圭田是井田所空百畝的公田兩下平分之為五十畝餘田或是井田所空百畝的私田或是國中所空百畝的田四下分散之為二十五畝○卿以下必有圭田不是因他祿薄而與之蓋卿以上公侯伯子

男祿學者亦有稭田奉祭也祭貴於潔故以祭田為圭田然不論卿大夫士而槩以五十畝者此田是分外加厚的田先王之特恩也民年六十以百畝傳之長子次子便是餘夫餘夫年十六力堪負畏了若不授之田恐他日就于游惰然田止二十五畝者只足他的自食又不使之過多而生侈也惡心

死徙無鄉一節

此說助法有以善百姓之俗亦是見得當行之意○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想見此氣象甚箇是處常處變生者死者情義藹然而浹洽更有甚麼相妬忌相殘害相爭訟之事三代太平的世界此亦可見矣○聖賢文字多是信口說出來此處若將句法來泥着便當云鄉田同

井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聖賢卻不拘此而理亦自不失也秋次出美發天然去雖發其此之謂乎

方里而井一節

此說助法有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亦是此禮當行之意○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雖是說井田之制然此四句即前請野九一而助裏面事此處不是為形體詳也並在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三句見得上下之辨民志之定都在于此獻畝之中而亦有朝廷之法安養之際而不失禮散之風助法之善一至此乎○方里而井是就一里說百里千里也如此井九百畝是就一井說千井萬井也如如此同養公田者八家於公田耕便同耕收便同收也耕畢

了公田然後及私田之耕收畢了公田然後及私田之收先公而後私野人之不同乎君子者於此別矣別野人之意最重後來許行正為此故有並耕之說晦庵子云許行欲壞別君子野人之法者是矣而此處却重詳井田之形體亦未之思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此字總告畢戰之語而云也井田之法孟子不道其詳而只云其略者蓋當時諸侯雖皆去其籍然殘編斷簡亦自有可考者文公豈不能考他却使畢戰來問正要得箇行法的宏綱大略也若只瑣瑣把詳悉與他說便是箇死套子他又何消來問說了又如何盡行得故只以大畧告他使之不屑屑於套子而直領略先王之意也大略二字好潤澤二字尤好

潤者柔而不硬澤者滑而不澁可因者因可革者革可損益
者損益只要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與先王之意不相悖便
是着○在若與子是垂為望之詞他人無可望者唯君與子
特有此志正是千載一時切不要蹉過了須是復見三代之
盛可也可徒很鄒于七雄之間而已耶○此以上說分田制
祿之事分田是為民制祿亦是為民田有定分而豪強不得
以兼併賦有定法而貪暴不得以多取都只是為民耳故曰
民事不可緩也而學校之教該在其中矣為國之道何以加
此哉○看來井田之法今亦難行須別有箇處置其愚前已有
說矣程子云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而後天下可為非聖人
之達道也善治者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放井田而行之

而民不病故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而民不勞故肉刑而用之而民不
怨其此之謂[illegible]意思要以仁為主告文公有仁心在
位之說是戰有仁政自經界始之說仁字便是箇正法眼
藏蓋緣理性義處認得箇天地萬物一體之妙所以作用處
最廣大最精微所有如此之仁政也天德王道此其一以貫之者有天下者留心哉

有為神農之言者一節

孟子井田之法君子野人之別此帝王治天下的大道理天
紀綱雖是別箇君子野人而心實天地萬物一體無君子野
人之別者許行泥其迹不知其心故有神農並耕之言〇為
神農之言著一為字便見是許行自為之者神農始為耒耜
故以之為宗而且以其世遠人亡真偽無從考也〇神農亦

嘗有言民為邦本食為民天一夫不耕則天下有受其饑者一女不績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夫必親耕婦必親績人共生生各食其力親耕親績者不謂人君之夫婦不謂人君之並耕也許行著書二節皆以為神農並耕之言盡蛇添足妄矣○許行之徒有數十人他一人倡之數十人和之是要與孟子爭勝負也衣褐是其所衣者捆屨織席以為食是其所食者這都是並耕的意思他意以為人必自食其力故先自為如此要文公以此施之為國也不亦左乎

陳良之徒陳相一節

陳良之徒陳相說起陳良見得陳相本賢者之徒不似那數十人之徒也負耒耜而之滕是欲以此就於井田願為聖人

氓庶得被聖人之仁政也陳相實是為仁政而歸不比許行為壞法而來者○是見識不足執守不定二見許行便棄師陳良而同歸于蒙亂矣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一節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想是許行使他來見滕君七句是許行之言賢君句不重未聞道者未聞神農之道也並耕而食饔飧而治正許行所云神農之道而賢君之所為者矣○並耕而自食饔飧而治民田不必耕倉廩府庫不必設使不厲民自養今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自養矣此其刺者雖滕君而所以刺者孟子也見孟子而道其說將无有軒輊之意於其詞乎○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一節

孟子要折許行並耕之說故先從他身之不容並為者而問陳

相見得許子以匹夫之身且不能並有所為也況人君一身萬幾之所萃者又安能以並為耕乎○此處作四段看食是一段衣是一段冠是一段釜甑鐵是一段○許子衣褐褐不是許子自織據此亦可折了又把許子冠乎為問冠不是許子自織而恐其害於耕據此亦可折了又把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為問蓋欲多其邪遁之詞使他詞窮到底更無可辨處然後易於折服開悟耳

以粟易械器者一節

此處厲字是因厲民厲字說來許子說滕君厲民自養以今觀之君民之相易猶農夫陶冶之相易也農夫以粟易械器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不為厲農夫知農夫陶冶

之相易者不為相厲則知君之不並耕者亦未為厲民自養矣○許子何不四句不是真箇是要他為陶冶只為要得陳相百工不可耕且為之語故以此難他許子何不自為陶冶凡百器用止皆自取於家中而用之何等方便何等安逸也何乃紛紛然與百工交易而不憚煩之若此耶○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者許子以耕為事則百工之事不可以耕而並為之也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此句便折盡矣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一節

然則六句是說上下難相兼見其不能並耕故曰五句是說上下實相濟見其不必並耕以勢則不能以理則不必不度理不審勢者並耕之說也○大人有大人之事小人有小人

之事事體自是如此大人之事即治天下之事也養以井田教以人倫是矣小人之事即耕者之事也野外而助國中而賦是矣○且一人之身三句即百工不可耕且為之意再說及者因其明而通其蔽也一人之身耕用耒耜食用釜甑衣用織布凡百工之所為者皆備于一身之所用如必自為而後用之不以有無而相通不以彼此而相濟則一身之所為者有限百工之合用者無窮天下之人將營營終日以為百工之事而奔走道路無時休息矣非率天下而路○或勞心句所謂大人之事也或勞力句所謂小人之事也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此一句重治人上勞心者治人而勞力者則為之治也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此一句重食人

上治於人者食人而治人者則食其食也大人以治而易小人之食小人以食而易大人之治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而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相厲矣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而豈一人之私説一時之詖行哉

當堯之時一節

此以下五條孟子又引堯舜來說蓋堯舜是治道之極者即神農之所以為道也堯舜不並耕神農亦决不並耕矣○許行是把神農做箇並耕的證佐孟子是把堯舜做箇不並耕的證佐神農還茫昧而難信堯舜却歷歷而可考矣陳相不信孟子也亦將不信堯舜乎○禹益稷契之事都出於堯舜堯舉舜舜舉禹稷契也故後總之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

以不得禹皐陶為已憂○草木暢茂至交於中國俱因洪水氾濫而然惟洪水氾濫草木得水便暢茂禽獸得草木便繁殖草木禽獸是妨害五谷者故五穀不登五穀不登則人類稀而禽獸逼人合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矣○舜使益掌火三句重治水上草木暢茂道路既梗塞而不通禽獸又巢穴於中而不我避治水之功未可遽施也故欲使禹治水先使益掌火益烈其火於山澤而焚之草木既焚禽獸失其所依遂皆逃匿遠去而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矣○禹之治水多與益共謀凡山川脉理禽獸昆虫殊方異域皆使益記之為山海經故禹曰非禹能成亦大費為輔大費者益之名也舜亦曰咨爾費贊禹功是矣○西北之水九河濟漯為太疏之淪

之而注於海則西北諸水之治可知矣東南之水汝漢淮泗為太決之排之而注於江則東南諸水之治可知矣○按水道當是疏九河瀹濟漯排淮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此亦不要緊不合也羅䕫○禹八年二句重在三過其門而不入過門不入只見得急於治水為國忘家之甚雖欲耕得乎就承此二句說或疑禹不得耕了堯舜欲耕得乎亦似有欠詞者殊不知聖賢文字多取意足不於詞上屑屑而實足以互見也抑亦多取其切者以該其餘耳八年而過門不入於其不得耕之意尤切如下勞來至振德於不暇耕之意亦切也故但以不得耕屬禹不暇耕屬堯而其他都可意會矣豈可以詞害志哉

后稷教民稼穡一節

此處養與教並重承上既平便養之以稼穡民人既育又教之以人倫聖人真是無一日不為民無一事不為民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如何即近於禽獸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此性也不必悖道之甚然後近於禽獸只一箇不知性中有此五倫便與禽獸之蠢然無知者同了夫人本萬物之靈而乃至同於禽獸且或虎狼蜂蟻雎鳩鴻雁倉庚之屬倫理猶依然焉而人則甚至有不若此者聖人有憂之誠如所憂也故當知學校之設始于聖人之憂而又當知聖人之憂始於人之近乎禽獸聖人為人憂而人之近於禽獸者反不自以為憂觀聖人之學校者能無愧耶○五倫是性中自有

的親義序別信都着箇有字謂是自有之道也教以人倫特從氣拘物蔽中為之一開明不是取之於外以益其所本無也若云某處教以某件某處教以某件恰似不曾有的都從教上取得一般差矣○放勳五句諄諄懇懇是唯恐人人入於禽獸之意也勤於盡倫者勞之方來盡倫者來之邪而不盡倫者匡之枉而不盡倫者直之柔而不能立者輔之飭而不能行者翼之凡此皆使之自得其人倫也然猶恐其久而失之也又從而提撕警覺以振德之務使其倫理之常全而不至于禽獸之近焉斯已矣○聖人之憂民如此正是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以止至善為極之道也一人未善便以為吾治之未足吾治未足便以為吾性之未盡異在治天下

的大槪看得破並耕之説稼圃之學耳孔子曾鄙之曰小人

矣而可以為大學之道而可以為天下之治哉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一節

此以上說堯舜憂民之事見其不暇於並耕至此則說堯舜所憂之大見其不必於並耕要之憂不得人即舉舜使益使禹使稷契内已都是了但尚未露重得人意此纔露出也○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自後人看前人云耳堯之時唯舜可以治天下故堯以不得此樣人為憂舜之時唯禹臯陶可以治天下故舜以不得此樣人為憂其實堯舜未得人時不知有舜禹臯陶也若既知有此人了又何憂不得乎○憂字最好思索正是天地萬物一體之心每

處着箇憂字孟子把堯舜心事說盡矣夫人惟到自己身體

上有疾痛便憂骨肉至親有疾痛便憂聖人視天下之民若

稍與己不相干何憂之有惟孟子有憂以此知得堯舜之憂

○己字更見得天地萬物一體之意明白不以天下為天下

而以天下為己不得舜禹皐陶是為天下憂也而却以為己

憂以天下為己天地萬物一體之仁見矣農夫只以百畝為

己百畝之不易便以為己憂堯舜為己者大農夫為己者小

並耕之說為己者百畝乎天下乎農夫而不堯舜許行家己也甲說

分人以財謂之惠一節

此承上說堯舜之得人為憂民之大者蓋以得人有濟天下

之仁故也○分人教人二句輕只重為天下得人句分人以

財者謂之惠、惠亦是好的、教人以善者謂之忠、忠亦是好的
但能及於我分我教之人、而不能及於我不分不教之天下
為天下得人者財卻得人、以分所分之於限即畀我之所分
咎卻得人以教而教之者廣即是我之所教天地萬物到此
都為一體了、不謂之仁而何耶○仁不在得人在於得人而行
之也此皆輔我所不及濟我所不足凡我性分所當為者盡
從得人處為之矣理無一處不周滿心事無一毫不獲盡此
之謂盡性之極功堯舜所以為如天之仁協帝之仁者此矣
○以天下與人句輕不直說為天下得人難而又說箇以天
下與人易者正以取家比難耳夫天下大器也以天下與人
大事也而以為天下以人者較之猶謂之易可見為天下得

人者難矣難字亦[illegible]仁字上見得其恩廣大其化無窮不

亦難乎堯舜做得[illegible]只難其是大哉君哉者矣亦何用與民並耕哉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一節

堯以則天為治舜不以天下為樂此其心一日而治天下使民而心天下也豈無所用心乎惟用心於大者而欲得人以仁天下亦不用心於耕耳我不必于耕而民自無不耕我不必與民並而民亦不我病此所以為堯舜也此之為大人之事也此之為勞心以治人而食於人者之通義也堯舜如此神農可知矣神農堯舜之不並耕者既巍巍蕩蕩而民不以為厲則滕君之不並耕者亦豈足厲民自養而不得為賢君哉

吾聞用夏變夷者一節

此以上已折盡許行並耕之說至此則罪陳相之倍師而學許行也吾聞二句空說陳良楚産六句正見其用夏變夷子之兄弟三句正見其變於夷陳良學周孔之道於中國是亦周孔之徒矣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是與之一樣未有能勝過者然則陳良固豪傑之士也陳相之兄弟得豪傑而為師宜乎事之終身矣而可遂倍之耶○北方是中國之北楚是中國之南蓋楚自高辛時重黎為火正堯舜時禹貢為荊州至鬻熊為文王武王之師成王因封熊繹於此非中國而何也江沱漢廣之間洋洋乎二南之風周公孔子之道正在此矣孟子却夷之者以楚在春秋戰國時風俗胥而為夷非真夷狄之類也且此處亦為要夷許行故耳若平時論中國

重則齊楚之稱每每以之並大也敢以楚為夷乎後此之楚
則尤不可以當時例者我
肅皇帝龍飛於此而
聖聖相傳文武成康之治復矣濂溪子圖書於此而系絛繩繼
周公孔子之道昌矣楚尤中國之翹楚也哉

昔者孔子沒三年一節

此條引孔門尊師於死後之事見得師死而遂倍之者不可也門人治任是一段是門人之不忍忘師子貢反築室是一段是子貢之不忍忘師又有甚也他日以有若似聖人是一段是曾子之不忍忘師尤有甚也歸重曾子下段○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而欲事之亦無他意只是要儼然聖

人之在目稍尉痛兼之情而已矣○江漢秋陽三句曾子是説聖人之心體心體即是道總道德即是心體心與道原非二也游夏尊有若是在言行氣象上說曾子是直指心體說了意以汝輩要尊有若是徒以言行氣象觀聖人而不以心觀聖人也觀聖人之心當自別矣其心何如江漢以濯之絕無一毫點污也秋陽以暴之絕無一毫障翳也心體之潔白明盡而皜皜乎不可尚也如此言行氣象可得而盡之乎○不曰海而曰江漢者江漢湯湯亦水之大也不曰夏日而曰秋陽者秋氣肅殺暴之尤乾也有若亦不可說墮頹渾融些說他雖不足以比聖人孔門諸子都推尊他則其人品亦可知矣諸子畢竟不敢而曾子立有若為師他日問有若以夫

子前知之要有若游夏師從不引及此者宣在曾子一段止且是不緊要的話亦不必引也〇有若與夫子其道猶相同也曾子且不以準夫子者而事有若矣許行與陳良其道大相反也陳相何為以事陳良者而事許行哉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一節

許行並耕而治之道不是先王之所行者故云非先王之道獨云異於曾子而不及子貢諸人者是從不倍師衰尤得其道者說也〇曾子於聖人只是箇信得深故雖衆人強之而不可奪伊川子云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其自涪陵歸見門人都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如何也噫深信之難得如此古今止一陳相之異於曾子哉

吾聞出於幽谷一節

此處以正意說陳良之學猶喬木許行之學猶幽谷陳相倍良而學行是下喬木而入幽谷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魯頌曰戎狄是膺一節

許行是戎狄荊舒之流子是之學猶云子如是之學也不善變者變於夷也是亦周公之所膺者矣

從許子之道一節

陳相因孟子折盡許行並耕之說更無可辨處乃又以市價不貳說終是說許行之學術好迷矣○許行市價不貳之道亦是托神農而為之者以神農始為市井故也○古尺短五尺童子是幼而可欺者且莫之或欺則人人之不欺可知矣

○長短以丈尺說輕重以權衡說多寡以斗斛說大小以形體說長短同則價相若者長與長同價短與短同價非不論長短而其價縣相同也輕重多寡大小之價倣此○許行只論物的長短輕重多寡大小定價而不論物的精粗美惡殊不知物有精粗美惡之不同鬻物者若不論此而精與粗同價美與惡同價人决不肯為精美而競為濫惡以相欺矣此勢之必然者而望莫之或欺也不亦左乎

曰夫物之不齊一節

夫物之不齊五句說物理之不齊于比而同之七句說許行強齊之為害物即是穀帛之類氣化有參差人力有工拙精粗美惡不齊者物之實理也倍蓰什伯千萬是精粗美惡相

去之倍數不是價的多少巨屨小屨又是借屨大小同之說以為精粗美惡之喻物之精粗美惡同價人便不肯為精美矣猶屨之大小同價人肯為大屨哉○相率而為偽正反國中無偽之說許子之道要除偽而適以長偽要無事而適以多事耳惡能治國家○君民有上下之等而却使之同耕物類有美惡之等而却使之同價亂天下之道義率天下之為偽者都是許行也孟子一一折服了他○讀此章者可以養天地萬物一體之心可以盡帝王明體適用之學究舜憂豪是根本之大者此心一體之仁也得人行政是事業之大者此心作用之妙也盡性參贊之神化備於此矣讀者留心哉

墨者夷之一節

夷子學於墨氏今乃求見孟子者韓退之云浮屠氏欲聞浮屠之說當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而謁吾而來請也是必有不安於墨之意故孟子亦願其見

他日又求見孟子一節

吾今則可以見者病愈而可見也實在取夷子之意誠○不直則道不見此直字猶云直說一般不直說則道之是非邪正不得明白道字是混說的儒是道墨亦是道吾聞以下正是直之也墨氏之學以薄為道不獨治喪為然此只云治喪者蓋為夷子厚葬其親說也夷子思以其道易天下使人皆從薄豈以薄為非是而不貴必以為是而貴之也既以薄為貴必以厚為賤而夷子之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夫

人皆可薄而親獨不可薄所學者墨而所行者又不墨此其故何耶○厚葬其親正是夷子良心之發動有不安於薄者不是真箇以所賤事親盡了特以此難他使之反求而得其本心也大抵教人之法只有因明處最好厚葬其親是昏蔽中一點明處以此詰他因其明而通其蔽豈夫教之易行而杯以遂得矣

徐子以告夷子一節

儒者之道至施由親始是一氣說話晦庵子以儒者之道三句為援儒入墨以愛無差等二句為推墨附儒却太分斷了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是夷子自解書若保赤子而見已學薄其親之意也此言何謂不是問詞則以為三字正與何謂也應儒者之道保他人若保己之赤子者此果何謂乎之則

以為是愛無差等之謂也保赤子此愛而保他人亦此愛非愛無差等而何但謂之若保赤子則保赤子還在先而保他人亦若此是愛之施由親者始也既由親始此吾所以厚葬其親耳而豈以賤事親之謂乎○夫夷子五句蓋云夷子以若保赤子為愛無差等者豈以儒者之道為親其兄之子若親其鄰之赤子而無所分別乎殊不知彼自有取義也彼書以小民無知而犯法非不在小民是君上不教之罪若赤子匍匐而入井罪不在赤子是父母不謹之罪故為君上者保民之無知若保赤子之無知可也書之取義如此豈謂愛民與愛己子全無差等耶○此以上五句就書說見得愛無差等者不經之事也且天之三句又把天說見得愛無差等者逆

天之事也天生物而使之一本一本一本者人只有一箇父母更無兩箇也夷子視其親無異路人但知施之之序略自親始而不分外加厚則親是一本非二本而夷惧其本之二故其愛無差等也豈是天生人物之常理耶○本者根也草木有根有枝葉親是根子是枝葉枝葉都從一箇根上生來元無二本的草木二本之人真草木之不如者矣

蓋上世有葬其親者一節

夫泚也非為人泚非為見他人之親而有泚也乃見已之親由中心達於面目其泚自不能已耳若是他人之親則一見之間雖亦有不忍之心而痛切之情或不至如此之甚也孝子仁人況說不就掩藁梩掩親之人亦必有道者必有加厚

之道而不止于狐狸蠅蚋之害矣○觀見親之有泚者而可以明一本之理觀掩親之誠是者而可以斷厚葬之是彼夷子之厚葬其親正是其本心之明而有合於仁人孝子之道也自有其明而因為其學之蔽自有乎仁孝而不能擴充之以盡仁不亦可惜耶○此處全是獎勸夷子長其善以救其失教之者不拂而人亦不覺信之深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聖賢為人之意雖切而處已之道亦嚴以上許多話只憑徐子說來說去而始終不與夷子相見者蓋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仁者雖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然必有箇本發出來非漫焉而槩施諸物有本末知所先後則近

道矣故儒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有次第墨氏似是
而非只為少了格物一段工夫雖近於博愛之仁而仁過其
中反有所礙矣中庸其至矣乎○許行並耕之說以君而下
同於庶民夷之兼愛之說以親而比同于路人一則是無君
一則是無親孟子所以闢之者皆為綱常計耳故曰予豈好
辨哉予不得已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一節

陳代要孟子見諸侯獨不思見諸侯是為何事須知聖賢用
世源頭只在直人故孟子以枉己未有能直人者斷盡此章
是直以不見諸侯本意說出來使陳代自去理會也○天下
事有義理有利害主於義理者自無得利害主於利害者未

況乖於義理而終則利害所計者亦不免此章之說都以義
理爲主至枉已未有能直人者則所計於利害亦盡矣○宜
若小然悔庵子以小字爲小節愚意不見諸侯正節之大者
陳代豈不知而小之蓋以見諸侯爲若自小耳然所屈者小所
伸者却太小字即枉尺之意今一見之三句即直尋之謂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一節

志士勇士二句是孔子取虞人之詞志士不忘在溝壑虞人
志士矣勇士不忘喪其元虞人勇士矣○虞人非其招不往
義有重於死故也自常情觀之必重一死而以非其招爲細
事不知義之所在事無巨細苟愛一身之死而忘天命之正
則凡可以避死者無不爲而弑父與君之所由生也充虞人

之心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者之心人紀之所由立也
宜孔子之取之矣○虞人尚非所招但非其招亦不往況士
無諸侯之招而自往何哉不待其招而自往亦為無志是為
無勇而不及虞人遠矣寧非孔子之所棄者耶

且夫枉尺而直尋一節

枉尺直尋所屈者少而所伸者多是以利言也如以利為言
只要計利而不計義之可否則雖枉尋直尺之利所屈者多
而所伸者少亦將為之矣此豈可為者與○枉尺直尋已不
成箇士枉尋直尺総不成箇人了計利之害一至于此甚識
利之不可言也○此處以利言也猶似說枉尺者有直尋之
利至枉已未有能直人處則說枉尺者必無直尋之理安在能利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一節

枉尺直尋豈特古君子不為雖曲藝者亦不為也○凡田獵是前面驅禽來御者且馳車前去使射者射之然禽獸之前來不皆正或在車左或在車右此在射者將左右迎射之耳嬖奚不善射但是當頭來者能中或左或右皆不能射故終日不獲一詭遇是因他不能左右迎射乃舍御之正法驅車左右以迎之使一朝而獲十也不失二句重射一邊不失其馳王良有之舍矢如破奚則不能矣○士君子要看得破出處利鈍天也而所重者在我若枉其在我者以狥人便是以己之人品去換功名矣況其所換者又非功名哉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一節

御之人本不可以義理責然且羞為詭遇而不與射者比況君子是何等人也苟不以義而枉道以從諸侯則是比於人而不及御者又遠矣不亦可羞之甚耶○禽獸若丘陵此意亦可玩味大則以王小則以覇禽獸丘陵耳又焉用之且子二句另是一意枉己未有能直人者大不可以王小不可以覇終歸於枉而已矣何者正人必先正己己先枉了便是無道之人縱要以道正人人皆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能直人乎○問孔子嘗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然則屈節以求伸奚不可者而孟子於此乃不學孔子歟曰志大而不犯於義受屈而不毀其節孔子則可孟子則不可以吾之不可而乃學孔子之可學孔

子者未肖似孟子者也善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一節

儀衍一怒時便使諸侯相攻而天下懼安居時便使諸侯戢兵而天下熄威靈氣燄如此景春以此謂之大丈夫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一節

丈夫之冠二句不重只重女子之嫁一段以順為正二句不是禮所云也○儀衍之威靈氣燄如此孟子謂之妾婦者蓋二子因諸侯有貪利之心則阿順之而說以攻伐因諸侯有厭兵之心則阿順之而說以息爭晦庵子云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不是阿諛苟容如何能竊取權勢而有此氣燄也故謂之妾婦之道○天地生我為丈夫須要成箇丈夫的模樣以

丈夫為妾婦便不成箇模樣丈夫且不可為再不消說大丈夫矣○人以為大者卻以為小人以為榮者卻以為辱孟子亦不足詆毀人富貴也蓋人有富貴我卻有至富至貴人之富貴得之於不義而我之至富至貴卻都是義理以此看彼孰小孰大孰榮孰辱以之為妾婦猶是從輕論也若從重論還當以為大辱

居天下之廣居一節

廣居正位大道總是一理居之立之行之亦不是三項工夫特自其廣焉者謂之仁而居仁者是為居廣居自其正焉者謂之禮而立禮者是謂立正位自其大焉者謂之義而行義者是為行大道○居廣居是居之太立正位是立之太行大

道是行之太天下字亦不是閑字正見仁義禮之大處○得志與民由之是由此仁義禮也不得志獨行其道是行此仁義禮也富貴不能淫是不淫此仁義禮也貧賤不能移是不移此仁義禮也威武不能屈是不屈此仁義禮也都從仁義禮來○得志不得志富貴貧賤威武人生一世遭際盡此而已○却只憑箇仁義禮便如此烈烈轟轟做箇英雄漢他千條萬緒震撼擊撞都不奈我何則是與天地同體與日月同明與風雷同運與海岳同流將大概在萬物之表而靈光徧宇宙之內矣此等大丈夫能有幾人耶○大丈夫時當用兵便與天下而共怒亦是仁義禮之怒也不是順君之意以為怒而諸侯自無不懼矣待當戢兵便與天下而共安亦是仁

義禮之安也不是順君之意以為安而天下自無不愜意後
儀衍之安居一怒得之於順從而下同乎妾婦同乎犬豕者
何足以語此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一節

周霄本意是為孟子而發直到君子之難仕復總說出來孔
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正見古之君子則仕

三月無君則弔二節

此節以諸侯明士之失位重在士上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
人蚕繅以為衣服惟士無田則亦不祭乃槩括禮祭義王制
之詞不是禮之全文諸侯有國家總有籍田世婦而能奉祭
若夫國家則無藉田之耕而犧牲粢盛無從出無世婦之蚕

而衣服無從備便不敢以祭觀諸侯則知士矣士有位纔有
公田而祿奉祭若失位則無公田之入而牲殺器皿衣服皆
無從備亦便不敢以祭不敢以祭者恐其褻祖考而反為不
敬也不敢以宴二句承士一邊說士不得祭而無以遂其報
本之心便戚戚然不自安故可弔而慰安之弔是弔其不得
祭不是弔其不得君也祭禮最重四時有四祭而失位三月
便廢一祭矣如之何不弔哉

出疆必載質二節

此節以農夫明士之載質亦重在士上農夫出疆不舍其耒
耜負耒耜而見人人便知其為農而與之以耕士君子出疆
亦不舍其質載質而見君君便知其為士而與之以位相見

之禮是如此今人以文藝見君大夫亦是鑽穴之意但不可自炫以求其必得耳稍有自炫張須是在道而無私然可然以鑽穴為口實則

曰晉國亦仕國也一節

君子之難仕暗指孟子此總是周霄發問之本意依孟子云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為可惡君子是以難仕○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是丈夫的父母願為丈夫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是女子的父母願為女子有家○古之人未嘗不欲仕猶父母願男女之有室家又惡不由其道猶父母賤男女不由昏姻之禮二句亦不平重在惡不由其道上○三月無君則弔出疆必載質是未嘗不欲仕也然無君則弔者以其道而弔也出疆載質者由其道而載

也若不由其道則亦無用於世而無用於質矣○看前一段說君子為祭而仕是何等仁孝之心看後一段說君子為由道而難仕是何等剛大之氣雖不得田以祭也然立身而行道隨分而致其則亦不害其為孝矣雖不得君以事也然明道而淑人斯善於萬世則亦不負其所學矣孔孟所以為聖之時者此之謂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一節

彭更之意是為孟子而發但不可明說出車從傳食不三乎重在傳食上○道字就此處看如理當得而食是道也非其道一段輕如其道一段重非其道雖一簞之食且不可受況大於簞食者乎如其道雖萬方之玉食且不為泰況傳食小者乎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二節

彭更以舜有大功於天下宜受天下之養而不爲泰今之士無舜之功而傳食於諸侯非道之宜也是以疑其泰○子不通功四句輕只是通功易事勢所必至者如男耕女織各有其事通而易之以男之粟而補女之無粟以女之布而補男之無布是也若不相易則農有餘粟積之無用而且不得女之布女有餘布積之無用而且不得農之粟多者無所用缺者亦無所取已以男耕女織下及百工技藝莫不相通而實民生之所由濟者○立人之道莫大於仁義孝弟是仁義之實也故先從此處說是先王之道亦不外仁義但須覺着說不必拘定是後學守字保守以之意亦不止於遵守當時楊墨橫流學者鮮不惑而趨之故守字內然有闢邪衛正工

夫道守不足以盡之也待乎是守待之意所謂以俟聖人而
不惑也守之而不敢漫視待之而不敢浪傳一則有功於先
王一則有功於後學乎聖之絕學以繼萬世之太平以開
之事如此其大也使處堯之時則雖受堯之天下亦無不可
者而傳食何足為泰耶○不得食於子不是與不得食於彭
更盖自更而論士與不得食者也夫有功於一藝者且食之
而有功於吾道者却不欲食之是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哉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一節
士無事而食不可彭更已於食功了孟子說到有功處
却又逃之於食志正是逝詗子何以君子之志為哉君子之
志斷不求食者但有功於子理當食便食之也且子食志乎

食功乎是泒詰此其平日之食人食志之說這詞知其所穷矣豈亦欲為志之食哉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一節

毀瓦畫墁之人不惟無以成瓦而瓦反為之毀裂不惟無以成墁而墁反為之畫壞是無功而有害者也則子食之乎假饒彭更說此人志在求食吾亦哀其志而食之不知又以何詞復他曰無功而有害者亦食之天下決無此不情之人彭更亦自說不去○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既說食功則士之有功於天下後世者雖食報於天下後世亦可也而傳食之報可以之為泰哉○毀瓦畫墁之食於人者大半是也夫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養犬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養不吠之犬不吠不捕雖無功而亦無害者已

不可養若貓與鼠同乳犬與盜搖尾則其害也大矣而可復養乎今之官已太冗矣而且索錢於吾民今之兵已太冗矣而且倒戈於盜賊則其害也亦大矣是皆迎盜之犬乳鼠之貓毀泥塑摸之人也養之者不以為恭而反以之為功焉懸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一節

萬章見宋王偃伐薛滅滕敗齊楚魏之兵遂以為能行王者伐罪弔民之政不知宋是要霸天下非真能行王政也○萬章云則如之何不是為宋畫策而問蓋亦舉我要為仁陷[illegible]之意宋將行王政乃不能致齊楚之服而反求齊楚之伐以此觀之王政之行自亦似未有能濟者矣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三節

此說湯征伐之事湯非富不重只以起葛伯之殺童子見得有可征之罪也湯為匹夫匹婦復讎全然為民之意為民便是王政○ 問湯之征伐本是為桀無道不只為葛伯殺童子若只以葛說則一葛伯何關天下之國君一童子何關天下之民命而湯獨為此舉兵四海之內亦何為便知其非富天下乎曰葛伯是以一而例餘也為其殺是童子下要補天下意天下之君如葛伯之無道者多矣天下之民如童子之見殺者亦多矣湯一征葛遂有平天下之漸故四海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而已矣匹夫匹婦天下之民皆是也只一童子之父母是夫婦耶○ 湯之伐人也未至而人有奚為後我之望既至而人有后來無罰之悅何惡于

今亦何畏於人也此是行王政而無敵於天下者之明驗

有攸不為臣二節

此說武王征伐之事君子小人上是別國之人下是武王之人也武王救民於水火之中全是為民之意為民便是王政○太誓之引只重則取于殘一句所以證取其殘之說也取其殘而已矣已矣字不可忽取其殘民者誅之便止矣此外邪復有為虐之事耶○武王之伐人也迎之而有紹我周王之休纘之而有于湯有光之榮何惡於人今亦何畏於人也此又是行王政而無敵於天下者之明驗

不行王政云爾一節

此說宋惟不行王政假仁義以行功利之私故齊楚惡而伐

之苟真心實意是伐淵而興而行王政則四海皆歆以之為
君天下更無與為敵者矣齊楚雖大何畏焉○天下仰湯武
之天下天下人之心即湯武之人心矣行王政者不以歸湯
武者歸宋乎此心此理斷可以自信也此可見萬古一理萬
古一心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後信哉

孟子謂戴不勝曰一章

戴不勝只為一薛居州孟子憂其無以成正君之功故從而
廣之有楚大夫一段是設喻以啟其明也正意在于謂薛居
州一段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若薛居州之善異學齊語者
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也王雖欲為不善誰助之而為不
善乎是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

非辞居州之善是學齊語者一、齊人傳之而衆楚人咻之也王雖欲爲善誰助之而與爲善乎是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不勝謂居州曰陳善閉邪唯善者能之子善士也獨不能要王受居州曰君猶素也臣猶染也染於青則青染於黄則黄今白沙在泥將染而黒子其柰之何也信如孟子如宋王何之將矣○君之爲善在君子衆多處得力此是常理不勝肯廣開薦賢之路呆閉豈止一居州呆若無人了天下亦豈無居州耶君子之出處有皆不似小人之奔競無數所以要當路者薦他纔得出來既出而在王所矣然君子之禮貌莊而難親不似小人之側媚易使人愛君子之議論苦而難入不似小人之狡猾易使人從要爲君者敬信他纔得成

正君之功不然雖在王所亦無益也況又難保其王所之常在否○此篇記宋事者三章止好通看前章說宋不行王政後章說宋不能什一去關市之征可見宋不賢不能行王政了此章說宋小人衆而君子獨宋之所以不行王政者職此之故而已

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古者不為臣不見正是不見諸侯之義雖然不為臣不見若是君來求見之切則亦可以見矣如孔子之於陽貨亦何嘗絕之而不見否但自有其節不至汚賤而可恥必俟其禮之至而後見耶此上下相承之意不可泥晦菴子註分為三意不相屬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一節

此節不是取段干木泄柳是皆已甚是執禮義太過也盖義

無定在惟其時而已矣未為臣者雖無可見之義然君既求見之切則又有可見之時見之亦是義矣何必踰墻而閉門

陽貨欲見孔子一節

此節重陽貨欲豈得不見二句見孔子之不為已甚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禮是往來之禮不是禮物也晦菴子云畏人以己為無禮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似認蒸豚為禮了若以蒸豚為禮則陽貨是有礼矣孔子無物以答之可謂之非禮乎○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往來之礼是如此矙亡而往拜禮中有逺惡之義然此處亦只重在見上不重在矙亡陽貨未加禮而見之則為曾子子路所譏之不及矣陽貨已加礼而不見則為段干木泄柳

所為之太過者陽貨先豈得不見聖人果禮義之中正哉

曾子曰脅肩諂笑一節

此節重曾子子路所譏之人不重曾子子路之所養也○人竦體斂肩便俱張脅肩者本非有所竦而故為之竦諂笑者本非有所笑而故為之笑夏畦之人要得利於前此等人要得利於權勢當或一處不治所傷者不多權勢之心一處不得便所傷者大了故用心用力費盡多少照管費盡多少打點安排真病過夏畦矣○未同而言者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本心之明自識其可恥故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是不知此等人何為而至于此也夫人吾同類未有不可知者而乃至于不可知是焉得為人乎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此

之詞矣○君子之所養可知蓋其識人者如此之嚴則其自守者亦定不苟也今觀曾子之所養是何等弘毅子路之所養是何等剛明若是無定見無定守者安能為此語耶○嘗有謟笑未同而言今時士夫却類此誰肯病之羞之軟美之態依阿之詞大率習成套矣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無所不為以金珠為脯臨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貴戚可交則交貴戚宦官可通則通宦官惟得之求無復羞恥矣一有剛毅正直守禮循義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謗指為道學而擯逐詆辱必使之無所容其身而後已矣悲夫悲哉此豈盛世之事而忍聞之哉

[illegible]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一章

害民之政與異盜賊之行月攘日攘多少雖不同其爲賊同
也○如知其非義三句抱正意說悉不必作一商征於關市
此非義者也知之便當速已矣何待來年而後已乎○士之
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爲盈之之說則因循苟且而終無
善反之機臣之謀國於去弊從古之事而爲盈之之說則優
柔不斷而終無平治之日汝自身以至國與天下智仁勇三
德闕一不可者也智以知之矣而又仁以行之焉勇以決之
焉德業其有不成者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一節

公都子說夫子好辯病在一好字孟子說箇不得已便見得
不是好天下二句是不得已之故一治一亂重在亂一邊天

運有盛衰人事有得失要之人事之得失即繫天運之盛衰故聖賢救世之方只盡人事便可回天運也○天人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反之機特在人所以制之者如何耳制治而使不入亂者易制亂而使之入治者難治世稍能支吾得住亦不壞事此泰所以有帝乙歸妹元吉之說也亂世須要大力量的人方做得此否所以有休否大人吉之說也然則禹周孔孟者果大人哉

當堯之時水逆行一節

天地開闢以來不知幾番治亂此從堯說起者以其有徵也○堯時洪水是洪荒之初氣化使然天非以警堯堯亦無可警者堯乃不諉於氣化而曰警余聖人之惧災若此春秋災

異必書正是堯之心事後世忽災異而不懼喜祥瑞而好談堯之心事蔑如矣○洚水三句只以明洪水之害洪者大也水至于洪大則其害亦甚大矣

使禹治之一節

此條說禹之不得已於有為也○使禹是堯使之水由地中行二句本掘地而注之海來險阻既遠二句本驅蛇龍而放之菹來○水由地中行者由地之中間行不漫在地上行即今江淮河漢是其證也鳥獸即蛇龍之類隨水而消不復害人也人得平土而居則下者不為巢上者不為營窟矣○聖人最能以治制亂古今皆稱堯是極治之時而不知堯乃善制亂之主何者洪水之為災丹朱之不肖舜禹在下而四凶

在位亦是一亂也唯堯舜於制亂故舜禹並興而水則順治于則不傳四凶則終于伏罪此所以成極治之世也與

堯舜既沒一節

堯舜既沒天下又大亂除却桀之亂湯之治者不及盡數也○壞宮室二句是民不得安居棄田二句是民不得衣食那說句是民不得興行園囿汙池句是民又被禽獸之害都歸于暴君代作耳

周公相武王一節

此條說周公之不得已於有為也○誅紂四句是除人之害民者驅虎豹句是除物之害民者天下大悅承上二意來紂為首惡奄與飛廉五十國皆助紂為惡者也虎豹犀象皆紂畜之而食人食者也此害既除天下是以大悅○丕顯丕承

六句不重文武重在周公蓋文謨之丕顯者周公相之而顯
也武烈之丕承者周公相之而承也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
缺孰非周公輔相之功耶○虎豹犀象驅之最是我
高皇帝嘗責撤虎肉者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養虎
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
文皇帝嘗責象奴者曰爾輩坐食膏粱衣輕煖豈知百姓艱
難計象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為君職
在養民爾輩若復為此必誅不宥噫虎豹犀象之驅再見於
我明之世矣民之大悅也有以哉
世衰道微一節
此前雖是世亂然只害人之生猶未害人之性也此後則害

及人倫將使人盡爲禽獸而其禍又慘矣

孔子懼作春秋一節

此條說孔子之不得已於有爲也○奉行天道謂之天子春秋天子之事則無非天道矣惇天敘庸天秩章天命用天討無一而非天也春秋其天乎在君子華天之未盲而知聖人之有功在小人戚天之制其縱而罪聖人之爲僭知者罪者雖不同而要之則皆有警於人心矣重在都有所警意不重在罪我而未盡知也人心有警使不敢爲亂非一治而何耶○董仲舒云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之罪伊川子云春秋是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晦庵子

云春秋大旨是誅亂討賊內夏外夷貴王賤覇而已矣此書關係最重彼經筵不以進講貢舉不以取士者何怪夫國論之無所定而天下之無所適也其禍不尤慘於春秋哉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一節

聖王不作諸侯便放恣而處士因之橫議歸於處士上楊墨二家士正橫議之尤者當時人尊信楊墨他也與孔子并衡若不痛辨而力排斥不為其所勝者人心樂於效他不知其流到無父無君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真可懼也故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吾為此懼○楊氏見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覺故潔其身以自高然使人皆如此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墨氏見世人自私自利不知所以

济人故兼天下而愛之然親疏自有厚薄若不分厚薄而視父母亦如路人此便是無父○墨氏仁而非仁楊氏義而非義唯孔子之道則仁中有義義中有仁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仁中有義也愛其身以有為而又殺其身以成仁是義中有仁也此大中至正之道所以維持君臣父子者賴有此而已矣○楊墨最害道其次有兵家農家貨殖等家各執一端以搖惑當時然惑人心者莫如兼愛為我快君心者莫如強兵富國而尤足以重天下之禍也孟子以此特闢之而其他則姑舍是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一節

此條說我之不得已於辯也○先聖指得廣聖道即是仁義閑聖道乃說惟欲閑聖道故距楊墨以放其淫詞而使邪說

者不得作○邪說不得作是作起於天下作於其心是自家心裏作起此四句見邪說爲害之甚也心者事之本事者心之推邪說既作於心便害及於事矣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邪說既作於事便害及於政矣聖人不易吾言指此四句說斷其害之必然也夫楊墨之害如此我今距之闢而放之遠則人心可以復正政事可以無害而天下不至爲禽獸聖道不至于大亂矣其辨也得已哉

昔者禹抑洪水一節

此總結上文禹抑洪水是抑其溺天下者故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是兼驅其害百姓者故百姓寧孔子成春秋是成其誅亂賊者故亂臣賊子懼此亦不重只以起下默承三聖之意耳

詩云戎狄是膺一節

此亦不重周公只見楊墨之當膺戎狄無父無君楊墨也無父無君與戎狄何異戎狄既是周公之所膺則楊墨亦是周公之所膺者說周公便可知禹孔矣

我亦欲正人心一節

我亦欲正人心四句須以正人心為主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皆所以正人心也人心原有良知無不正者只為聞見染著便不正楊墨以為我兼愛之說誣天下良知幾於汩沒而心都不正了若不距放他豈能掃雲霧而覩青天耶孟子為此而辨即禹視民之溺由己溺之周公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孔子周流四方席不暇煖之念也其仁之至者乎若非見

得天地萬物一體處透徹則果哉末之難矣奚為而與之辨以至于好辨之病而辨之亦不已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此條說楊墨之害不惟我欲距之正要人皆致力而距之也人人與之為敵他便無所容於世。而其害自息矣此孟子勤勤懇懇處蓋憂然即此言亦可見當時楊墨入人之深而惑人之衆不有孟子直箇見賊在誰而言休傷矣○能言距楊墨者此人雖未曾行得仁義然能為仁義之言以攻無父無君之罪亦是聖人之徒矣聖人之徒即禹周孔子之徒也○當時人雖信楊墨然聞聖人之名未有不慕之者故楊墨之距使以聖人之徒許他亦是誘進人的意思○嗟嗟楊墨之

害固得孟子距之矣水平而後左道之害尤有不可言者鬼
怪人妖雜然而起僧尼道士日以益衆丹竈符籙之術禱祠
醮祭之礼凡以徼福也然皆未有福利之報而報之者反以
禍禍又異且慘焉如楚王敬沙門而卒以誅秦苻堅信道安
而為慕容所殺拓拔事寇謙之而為宦官等所戕舍施之多
若蕭衍也餓死臺城而佛不之救設醮之厚若徽宗也受辱
漠北而道亦不聞以此觀之何益之有也哉
莊皇帝仰承遺詔大誅陶仲文之黨千從來未有若此一距
若其足以撥亂為治而人事天運燦然一新矣然人其人火
其書廬其居者安得盡行於天下而使其害之永絕哉

匡章同陳仲子一節

仲子居於陵是居之廉三日不食而咽井上之李是食之廉易之節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仲子之謂矣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一節

齊國之士必以仲子為巨擘不是取仲子將欲抑之故先揚之之意仲子惡能廉只就其苦節而云還未以毋兄棄斷之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設為難之之辭以見其廉之必不可能也○匡章以仲子世祿之家能如此故美其為廉孟子則以仲子在世祿之家何消如此不成其為廉孟君子制行自有中道行本於心心苟無傷即是天理即是中和仲子之廉不惟失中道且至於去人倫以充之室不居以母之食不食便是忍了未成箇廉先成箇忍其去中和也遠矣却又

自以為吾之廉合當如此不知敎成已之小節而遂滅毋子兄弟之大倫重輕安在乎○吾道易簡平常人人可行世世可行未有脫人事離人類而更自為一道者也仲子之操必蚓而後可即此便行不去便不得謂之道矣仲子之廉一偏而好潔者或効之其不至於無父無君者几希此正謂行之類也奚止能廉哉

夫蚓上食槁壤一節

此承上必蚓而後可說見仲子未能如蚓之廉也夫蚓食槁壤飲黃泉是無求於人而自足者仲子居室而食粟其室其粟必有求於人而後得已不能如蚓矣然使其所從來之或義猶無害也況其所從來者又未必義乎○伯夷盜跖字不可泥但合義的便是伯夷不合義的便是盜跖是未可知亦不

可把義與不義兩平看說重在不義一邊蓋云伯夷不多得仲子室粟之從來出自盜跖亦未可知也苟出自盜跖則其愧於蚓也不益多乎○問交際章說物之從來不必計此又計仲子室粟之從來何也曰從來之義不義本不當計者此處只因仲子計其母兄室粟之從來故亦以從來者詰之而因以折之耳母兄室粟之從來固以不義而不食不居矣然自己之室粟從來亦未必義也如何又食之居之耶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

匡章說仲子之室粟是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者得之於勤勞雖從來不義亦無傷於廉也○仲子之妻亦是苦節者楚王嘗欲相仲子其妻曰夫子左琴右書辟纑織屨樂在其中

而顧款懷楚國之憂可乎遂與仲子逃之而為人灌園亦作配之不偶者矣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一節

此條只備述仲子之行下文總斷其不得為廉也○兄戴蓋祿萬鍾正見他兄之祿為義而可食兄之室為義而可居惡用是鶃鶃者仲子以是為不義之物也鶃鶃之肉兄是譏仲子之意仲子於此時悔其前日之過可也引為今日之咎亦可也不則以母命之不可違亦可也出而哇之何為者哉

以母則不食一節

仲子以母之食為不義而不食以兄之室為不義而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未必伯夷之所為者則亦是不義也乃於此則不食不居而於彼則食之居

之是尚為能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問仲子要滿其操守之類必如何而後可也曰不食於母亦不食於妻不居於兄亦不居於於陵如此終能滿其不食不居之類矣然天地間那有不食不居之人乎仲子不食不居之類是類之不善者不可充而滿之也以此難他只見其蕪之決不可為耳蚓而後充其操者也人可以為蚓乎哉○此章緊接一治一亂者仲子亦似治而亂罪不減於楊墨也楊墨是禽獸仲子是丘蚓異端之學充之則與禽獸丘蚓而同歸吾道之學充之則與天地帝王而同盛矣任治教之責者可不辨哉

焦氏四書講錄孟上卷之十終

禮部司務　九江　蔡候賞　閱